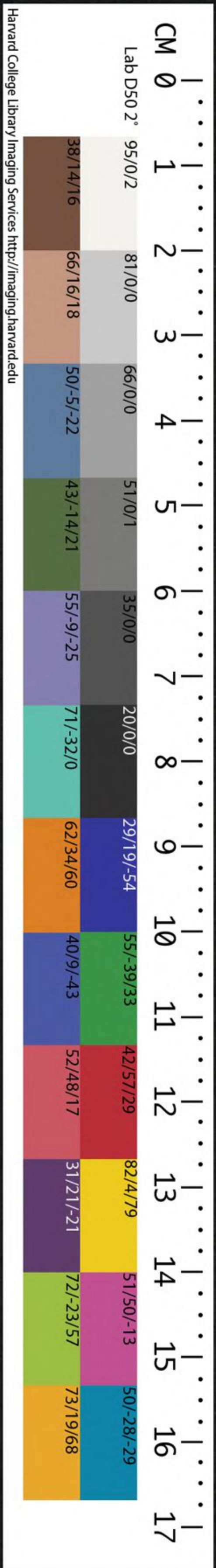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30 1963

T 855/1321(6)

四書大全辨

二
大學或問
六



四書大全新疏問卷二

大學政問

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得也
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後
復闡焉且為最難用功之物前無復上之
善存之可言也予乃自謂取孟子之意以
補之則孟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義
而予之言又似不盡出於孟子何哉以是
問於先生曰格物何為而所以有是也程子

四書大全辯或問卷二

麻谷藏書

大學或問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且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也程子

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語詳見周書洪範篇註。睿者通乎微也。聖者無不通也。董子所謂

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

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也哉。西漢孝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之士親策問以

古今治道廣川董仲舒對策其略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

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者也

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為難。奈何程

黃洵饒曰此一節論知先

行後

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

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

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

苟無聖人之聰明睿知。而徒欲勉焉以踐

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

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

勉強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

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

欲以力為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

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邪。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閒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

意也。又有問進脩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致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

朱子曰。能致知。則思自然明。至於久而後有覺。是積累之多。自有箇覺悟時節。○今人有知不善之不當爲。及臨事又爲之。只是知之未至。人知烏喙之殺人不可食。斷

然終於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不可為。而猶或為之。是特未能真知也。所以未能真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而今且只就事物上格去。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久後貫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本處。

陳氏曰。事事物物固皆有理。聖賢書中又見成理。義所萃皆事物之則。在初學窮理。工夫且就聖賢言語實處為準。則於幽閒靜一之中。虛心詳翫。隨章逐句。一一實下講明。工夫果實有得。則是非邪正大分已明。而胸中權度稍定。然後次而及於論古。今人物以相參質。則其褒貶去取方可有定論。最其後也。乃及於應接事物。更相證訂。則其裁處剖決。方中節而不至差謬。故

以我之見。有以昭彼之情。而歷練感觸處。有以長吾之見。內外交相發。將何所往。而非吾窮格之益也。程子之言。其有序矣。卓菴張氏曰。陳氏謂先明義理。次論人物。此說固當。然謂最其後也。乃及應事接物。竊謂不然。天下寧有格盡了物。然後應接者。只是隨事觀察耳。論語弟子入則孝。一節。至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豈孝弟謹信親愛。獨非事物乎。而孝弟謹信親愛之事。果皆在格物之後乎。程子每段下。一或字。語意甚圓。雖論古今人。物亦有在。講明義理之內者。初非截然硬分先後。而陳氏謂應事接物。乃其最後。亦可謂不善讀程語者矣。

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邪。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邪。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

不消理會
到車舟水却

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

朱子曰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為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為自畫○程子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不說格一件後便貫通也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是大段聰明了學問却有漸無急迫之理○窮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

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然仍須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如左脚進得一步右腳又進一步右腳進得一步左腳又進接續不已自然貫通○問無事時見得是如此臨事又做錯了如何曰只是斷置不分明所以格物便要閒時理會不是要臨時理會閒時看得道理分曉則事來時斷置自易程子所謂今日格一件事明日格一件事亦是如此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

朱子曰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與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夫

陸車舟水却
不消理會得

萬物之榮悴與夫動植小大這底是如何使那底是如何用車可以行陸舟可以行水皆當理會

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

問知至若論極盡處聖賢亦難言如孟子未學諸侯喪禮與未詳班爵之制朱子曰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理會得已多萬一有撞一件差異底事來也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通底亦通將去某舊亦有此疑後看程子說格物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方理會得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其一二雖未窮將來湊合都自見得

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

朱子曰既是教人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盡得箇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

又須盡得忠以全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問程子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之說與中庸弗得弗措相發明否曰看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事思量這箇少閒便會擔閣了若謂窮一事不得便掉了別窮一事又輕忽了也此話○問致之為言推而致之以至於盡也於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別求一事邪曰這是隨人之量非曰遷延逃避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以因此而明彼也○問伊川說與延平李先生說如何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卒急難曉只得且放住李先生說是窮理之要若平常遇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

問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國是譬理之一原處不知從一事上便窮到一原處否曰也未解便至如此只要以類而推理固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須是把這箇做樣子却從這裏推出始得且如事親固當盡其事之之道若得於親是如何不得於親又當如何以此而推之於事君則知得於君是如何不得於君又當如何推以事長亦是如此推去莫不皆然玉溪盧氏曰一事上窮盡他可類推此貫通覺悟之機也如言孝則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此格物致知要法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此格物致知活法

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

禮記片為人
于者冬溫而
夏清

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

朱子曰。聖人言孝。其實精粗本末。只是一理。人皆有良知。而前此未嘗知者。只為不曾推去耳。愛親從兄。誰無是心。於此推去。則溫清定省之事。亦不過自其所知推而至於無所不知。皆由人推耳。
早菴張氏曰。程子莫不窮究。所該甚廣。如

舜如何而為大孝。武周如何而為達孝。如何為曾子之養志。如何為閔子之無間言。皆當窮究。然後遇頑嚚。則當如舜之底豫。未至於底豫。不孝也。處武周之地。則當為武周之事。守常而不知變。使祖宗積累之德。覆墜無聞。不孝也。下而曾閔。所以養父事母者。尤切於人倫。日用之間。無貴賤賢否。皆當則儆。他如有過。則幾諫。從治命。不從亂命。以至生事死葬。罔不以禮。皆孝也。則皆人子所當窮究者。朱子無所不知。四字稍泛。愚推類言之。如此。然亦槩舉其端。至於精微曲折。非言說所能盡也。

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裁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

禮記片為人
于者冬溫而
夏清

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

朱子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只是舉至大與至細者言之學者之窮理無一物而在所遺也。

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朱子曰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是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本仲冬斬陰本皆是順陰陽道理自家知得萬

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不殀胎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道卓菴張氏曰大而天地微而草木固皆理之所存然謂一物之所以然亦宜致思愚恐起學者泛濫穿鑿之病且雖致思亦有必不能知者朱子所謂春生秋殺好生惡死特言其理耳至於草妖木怪珍禽奇獸安能一一知其所以然乎如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蛇無足而行兔絲無根而生若此類者何以窮之又如老松化為羽人賢女化為貞石江夏王氏之母浴于川而化為龜劉聰之后生一蛇一猛獸各傷人而走至慕容燕時女化為鬼宋徽宗朝婦人生鬚度為女道士若此類者又何以窮之易曰兼山艮君子思不出其位子夏曰切問而近思古今言思未嘗不慎程子雖有大遠無歸之戒恐終不足以勝學者馳

驚之心。又況誠正之功。皆在心意之內。誠不能正心。脩身。俯仰無媿。雖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不害為聖人。安在必盡天下之物。而無遺哉。程子此二條。雖不錄。可也。

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朱子曰。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為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通世故。乃兀然有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天下之理。偏塞滿前耳。之須當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須當

察之於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於汎濫矣。○致知一章。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透徹。後面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甚多。皆是因人資質說。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去。父慈子孝。上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汎觀萬物之理。恐如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見人專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亦自不可。況在外面工夫。多在內工夫。少邪。此尤不可也。

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

其次第工程也。

朱子曰前既說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至此又言莫若察之於身為尤切皆是互相發處

王氏曰前數條是推開去用工此兩條是收歸來用工皆隨人偏處教他

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連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

問知至而後意識而程子又云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何也朱子曰此誠字說較淺未說得深處只是確定其志朴實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這意此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也又曰誠意不立如何能格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著

實下工夫不要若存若亡遇一物須是真箇即此一物究極得箇道理了方可言格若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識大學蓋言其所止之序其始則必在於立誠

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

朱子曰今人將持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却思量道理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莫若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宰方能見理

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朱子曰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

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問涵養在致知之先曰涵養合下在先古人從少以敬涵養父兄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人說待涵養了方去致知也無限期須兩下用
 工○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下須字在字便是齊頭著力○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便著存養收拾此心
 卓菴張氏曰朱子前條云一面持敬一面思量道理此論自確此又云無事時且存養到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仍是將居敬窮理作兩事看前後語意自相矛盾學者當以朱子前說為正

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

問養知是既知後如此養否朱子曰此不
 分先後未知之前若未養之此知如何養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又差了不可道未知之前便不必如此○致知者推致其知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

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

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

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

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為說者不過如此

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

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

必補傳
正格致可不
本及諸儒辯
細看大學原

必補傳
正格致可不
本及諸儒辯
細看大學原

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辯。易文言學以聚之問以辯

之。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

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

大學始教之功。猶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

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

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避之罪。

為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

新安陳氏曰。裁思量要格物便已。近道只就格物上。使可收其放心。此條與上四條

微不同。問程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朱子曰。當時

答問各就其人而言。今須合就許多不同

處來看。作一意為佳。且如既言不必盡窮

天下之物。又云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若

從一草一木上理會。有甚了期。但其間有

積習多後。自當脫然有貫通處者。為切當

耳。今以十事言之。若理會得七八件。則那

兩三件觸類可通。若四旁都理會得。則中

間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如此。蓋長短小

大。自有準則。如忽然遇一件事來。時必知

某事合如此。某事合如彼。則此方來之事。亦

有可見者矣。聖賢於難處之事。只以數

語盡其曲折。後人亦不能易者。以其於此

理素明故也。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

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

流行以埋言
化育以氣言

必補傳
正格致可不
本及諸儒辯
細看大學原

必宜加之內
結也類中其
必取蕭皆其
應知介來也

四書大全卷之三
或問卷三
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

真氏洵饒口
此言草木鳥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

劉成食采邑
名康肅皆其
諡也。脈市井
友宜社之肉

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脈於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

四書大全卷之三
或問卷三
古

能者敗以取禍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

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

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張子厚名

載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邵堯夫名雍但其氣

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

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為懸絕而

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

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

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

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

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

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

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

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

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

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

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

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

玉溪盧氏曰
此格物致知
之本原

之本原
此格物致知
之本原

玉溪盧氏曰
四句格物致
知之條目

新安陳氏曰
此格物致知
之效驗

誠支義切音
上記也

四句格物致
知之條目

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
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
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
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
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
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
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
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貫通焉，則
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

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
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
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
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
實識之哉。

朱子曰：物乃形氣，則乃理也。物之理方為
則。○理之所當為者，自不容已。如孩提知
愛及長，知敬自有住不得處。
玉溪盧氏曰：物者形而下之器，則者形而
上之道。形而上者不出於形而下者之外。
所謂有物必有則也。
西山真氏曰：圓外寂中者，心之形體。可以
物言，備具衆理。神明不測者，此心之理不

可以物言然有此形體方包得此理
玉溪盧氏曰耳目等乃吾身所具之物君
臣等乃吾身所接之物口容止口之則也
氣容肅鼻之則也聽思聰視思明耳目之
則也非禮勿動四肢之則也君臣有義是
君臣之則父子有親是父子之則有則有
序有信是夫婦長幼朋友之則皆所
物必有則也吾心之則乃此身體統一太
極吾身所具所接者之則乃物物各具一
太極也其體統者乃各具者之所自出其
各具者初未嘗在體統者之外也
格菴趙氏曰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
者理無物不在無時不然大而天地之一
開一闔古今之一否一泰小而一塵之或
飛或伏一息之或呼或吸皆此理之所寓
也

問降衷秉彝一段其名雖異要之皆是一
哩朱子曰誠是一理豈可無分別須各曉

其名字訓義之所以異方見其所謂同○
衷字只是箇無過不及之中是箇恰好處
道理天生人物箇箇有一副當恰好無過
不及道理降與你今人言拆衷拆衷者以
中爲則而取其正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則字却似中字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
之則故民執之以爲常道所以無不好此
懿德降衷於下民緊要在降字上故自天
而言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
性緣各據來處與受處而言也○問彝而
言秉何也曰渾然一理具言吾心不可移
奪若秉執然○問劉子云天地之中程子
云天然自有之中此中字同否曰天地之
中是未發之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時中天
地之中是指道體天然自有之中是指事
物之理○諸先生說這道理邵子說得最
著實這道理空虛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
之形體却見得實只友諸吾身求之是實

有這道理還是無這道理故當為之說曰
 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
 邵子忽自於擊壤集序內說出幾句云性
 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郭郭也身者心
 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此說極好○
 氣質清濁偏正本正蒙中語亦是將人物
 賢不肖智愚相對而分言之如此若大槩
 而論則人清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論
 之則智乃清之清賢乃正之正愚乃清之
 濁不肖乃正之偏而張子所謂物有近人
 之性者又濁之清偏之正者也物欲淺深
 厚薄乃通為眾人而言
 西山真氏曰詩謂秉彜言眾民皆秉執此
 常理孟子謂仁義之心言人既得陰陽之
 理以為性則自然有仁義之心只舉仁義
 二字者仁包禮義包智故也禮是仁之著
 智是義之藏程子所謂天然之中言凡百
 事物皆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可過不可不

及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凡人物之性皆
 自此流出如百川之同一源也

問關於事為者不外乎念慮而入於念慮
 者往往皆是事為此分為二項意如何朱

子曰固是都相關然也有做在外底也有
 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更須辨別那箇是

正那箇是不正這只就始末上大約如此
 說問只就著與微上看曰有箇顯有箇微

○問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
 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否曰下

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
 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

以然者理也理如此故不可易又如人見
 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

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
 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

西山真氏曰如為君當仁臣當敬之類乃
 一理合當如此不如此則不可故曰所當

然然仁敬等。非是人力強爲有生之初。卽稟此理。是乃天之所與也。故曰所以然。知所當然。是知性知所以然。是知天。謂知其理所自來也。
朱子曰。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理既盡。後謂如一物。初不會識。來到面前。便識得此物。盡吾心之理。

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

用之微妙。實不侔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

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
 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
 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
 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為
 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
 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
 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教詖淫
 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
 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問用之微妙。是心之用否。朱子曰。理必有
 用。何必又說是心之用。心之體具乎是理。
 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之不在。然其用
 實不外乎人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
 也。

節齋蔡氏曰。盡心者。言其心之所存。更無
 一毫之不盡也。然若要盡得。須先知得所
 以學。者。要。先窮理也。
 西山真氏曰。存心窮理。二者當表裏用。工
 蓋知窮理而不知存心。則思慮紛擾。物欲
 交攻。此心昏亂。如何窮理。但知存心而不
 務窮理。雖能執持靜定。亦不過如禪家之
 空寂而已。故必二者交進。則心無不正。理
 無不通。學之大端。惟此而已。

曰近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
 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

也。司馬溫公說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

性本無不善而有為不善者外物誘之也

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

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孔周翰說是其為說不

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

道固未始相離也今日禦外物而後可以

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

若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

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

父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

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

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

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耳惟其徒

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

者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

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

之本然也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物

之誘乎已乃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

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是雖裔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況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

問溫公以格物為扞格之格。不知格字有訓扞義否。朱子曰亦有之。如格鬪之格是也。格菴趙氏曰物與理未嘗相離。若離物以求理。則空虛而無據。豈得一切扞而去之。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朱子曰飲食者天理也。欲求美味。人欲也。芑山張氏曰。人欲不止。求美味一端。凡饑渴害心。其受疇斃。因窮餒而失節者。皆人欲也。朱子但舉求美味以見飲食中之人欲。非謂人欲止此一端而已。

曰自程子以格物為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邪。曰程子之說。切於己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

思慮之可及也。是以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為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為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為一者。呂與叔說似

矣。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但求眾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未及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為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為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謝顯道說其曰尋箇是

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爲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有以爲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楊中是亦似矣。然反身而誠，乃爲物格知至以後之事。

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爲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卽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卽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爲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爲言哉。

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非程子之言者。尹彥明說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為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拂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邪、抑直以己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特以己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

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

禮記檀弓有子問於曾子

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會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會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故曰非夫子之言也

今又安得

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眾人之所共聞者哉、又有以為物物致察、而宛轉歸己、

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

謝安國說

亦似矣、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

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

已、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裁明彼

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

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

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

然、與其所以為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

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

為得致字向裏之意、

胡仁仲說

而其曰格之之

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

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

精者、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

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

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玩

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

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

為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

從七恭从

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閒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

此子不阿
知處

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

施職切音
知也能別
也

新安陳氏曰。務博陷於支離。博物洽聞之徒。徑約流於狂妄。禪學頓悟之徒。二句說盡世人為學之弊。朱子曰。博學亦非欲求異聞。雜學方謂之博。博之與約。初學且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須兩路進前。用工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若不如此。兩下用工成甚次第。卓菴張氏曰。持敬觀理。原相為用。乃一時並有者。非截然而二也。善觀理者。必不放肆。如所云畏聖人之言。豈真有一物使之。

然乎。亦以理之所在。俱可得而踰耳。若作於昭昭。墮於冥冥。非徒不敬。實觀理未精。朱子謂不可偏廢。林持敬觀理為二。尚隔一層。

朱子曰身親格之說得親字急迫不成是倩人格。○此段本說得精然却有病者只說得向裏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傷急迫蓋致知本廣大須說得表裏內外周遍兼該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方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極好而曰知乃可精便有局促氣象也須要就這裏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要寬其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貫通他只說得裏面一邊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且看程子所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積久自貫通此言該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曰人之為事必

先立志以為本志不立則不能為得事雖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令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去他不得○程子說更不可易某當初於呂謝楊尹說段段錄出句句比對逐事秤停過方見程子說擲撲不破諸說挨著便成粉碎諸說皆失了程子意此正是入門於此既差他可知矣○程子諸門人說得都差不曾精曉程子之說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所以多差後來集諸家語錄湊起眾說此段工夫方見渾全然則當時親炙未為全幸生先生之後者未為不幸也格菴趙氏曰程子言若一事窮未得且別窮一事延平則言且就一事推尋待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其言不同蓋程子以

人心各有明處。有暗處。若就明處推去。則易爲力。非謂一事未窮。得而可貳。以二參以三也。若延平。則專爲不能主一者之戒。讀者不可以辭害意。

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彼以徇外。夸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己爲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潛室陳氏曰。物格致知。研窮義理。心學也。諷誦博識。口耳外馳。喪志之學也。二者正相反。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邪。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爲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

者、不得而著、其餘事物之理、固有昏然不
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
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
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
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
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
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
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
不足以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

說
壯

不誠、則非惟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
其惡、是則其爲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
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爲大學之教、
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
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
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
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
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
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

快與足分屬
好惡無謂

心正
本皆
故於
已
更言之

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
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
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目，初
非為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
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
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
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
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
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若彼小人，幽

隱之間，實為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
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
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
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
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
是固宜為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
知識之真，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
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
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

又曰二字此

所自為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為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重出也

新安陳氏曰慊字兼快足之義此以快與足分屬好惡言之蓋對舉而互相備也
芑山張氏曰經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惟知至然然后意誠非知至矣又益以必誠其意更進一步也朱子至此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則又欲其謹之於獨云云便似誠意是知至後一層工夫謹獨又是誠意內一層工夫語意支離與經文不合其受病在復字又字毫釐千里不可不辨也

曰然則慊之為義或以為少又以為恨如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為字有作噤者而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意而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以所言之異而別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噤栗姬

史記列傳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於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史記西漢外戚傳景帝立齊栗姬男為太子王夫人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

先王燕昭王也

文曰

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謝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嫌栗姬，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臣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立，號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遂案誅大臣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男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竝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朱子曰：字有同一義而二用者，如銜字或爲銜恨，或爲銜恩，亦同此義。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憂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

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槁木死

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心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二句杜子美詩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

而屢省之哉

朱子曰。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象。有物事來。方如照見妍醜。若先有一箇影象。在裏面。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照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滾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若留在這裏。如何得正。

西山真氏曰。鑑空衡平之體。用切須翫味。蓋未應物時。此心只要清明虛靜。不可先有一物。如鑑未照物。只是一箇空。如衡未稱物。只是一箇平。此乃心之本體。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也。及事物之來。隨感而應。因其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在我本體未嘗先有此心。但隨物之

感而應之耳。故其發無不中節。此所謂鑑空衡平之用也。

徽菴程氏曰。章句曰。用之所行。或失其正。或問曰。此心之用。不得其正。未嘗言體之不正也。惟經之或問有曰。不得其本然之正。曰。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或者遂執之以為正。心乃靜時工夫。如中庸未發之中。太極圖之主靜。而經之所謂定靜安也。傳之心不在焉。乃心不在腔子裏時也。殊不知聖人教人多於動處。用工格致誠正。修皆教人。用功於動者。定靜安亦非。但言心之靜也。若靜時工夫。則戒謹恐懼而已。存之養之守之而已。不待乎正其所。不正也。聖賢之動。固主乎靜。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而誠正修云者。正誠通之事。既誠正而修矣。始有誠復之明。若當誠意之復。厭動而求靜。棄事而冥心。收視反聽。而曰。吾將以正心焉。此乃異端之事。非吾

此亦讀法
文道理自出

儒事也。或問所謂本然之體，亦指此心之義理而言。孟子言本心，亦指仁義之心而言。豈一於靜之謂乎？卓菴張氏曰：微菴云：心之本體，不待正而後正。愚按此理，尚在繼之者善上。一落成性後，便須用功。所謂功者，非別有增加，只是明理致知，使無失其初而已。明理致知，雖非正心之功。然未發以前，得以明夫喜怒哀樂之節，不至於發而不中者，皆明理致知之力也。故明理致知，雖屬誠意，而心實賴其功。安得謂心之本體，便不待正乎？釋中庸者，以喜怒哀樂之中和，皆就養成性體者言。而微菴謂發不中節，始待於正。不知既已不中，雖欲正之，亦何及哉。信如程氏所云：則君子正心之功，但就事上檢點，更不必於未發時涵養。與誠意之說，不兩截乎？且既知戒懼存養為靜時工夫，而又謂不待正其所不正，抑何異騎驢覓驢也。

此亦讀法
文道理自出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為譬，而今讀為僻，何也？曰：舊音舊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閒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

唯尼質反比
音鼻

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況於閨
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比
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曰凡是五者皆身
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
今日一有所向便為偏倚而身不修則是
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
貴賤之別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
則宜其身之無不修今乃猶有若是之偏
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

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為身與事接而後
或有所偏非以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
所謂心正而后身修亦曰心得其正乃能
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修
也

北溪陳氏曰治家非如治國治國可用刑
威治家則刑威不可得而施只是公其心
而已

只看今友好
民不從便知
治國非用刑
威陳氏此說

有病

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
若夫敖惰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

之則哉。曰：敖之爲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敖爾。若因人之可敖而敖之，則是當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几而臥，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敖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況此章之旨，乃爲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敖情而猶不敢肆其敖情之心也，亦何病哉？

芑山張氏曰：敖與情皆不可有。若敖雖凶德，因人可敖而敖之，爲事理當然，則有情者於此，曰吾因其可情而情，亦將許之。曰事理當如此，其情乎？天下豈有人可敖已可情而敖與情不謂之病者乎？況取瑟隱几，雖曰聖賢非故有敖之之意，因其有以自取稍爲聖賢留地步，然妄謂取瑟隱几

皆放之類。則誣孔孟矣。學者豈可阿朱子之曲說而失孔孟之微意哉。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
能自言其意。而為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
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
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
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
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
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眾之
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

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為也。事君之孝。事
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既舉其細。則大
者可知矣。

卓菴張氏曰。或問注云。孝弟慈者。家之所
以齊也。推之於國。則所以事君事長使眾
之道。不外乎是。故三行者。脩於家。則三教
者。成於國。蓋上行下效。感應之機。自然而
然也。然又引康誥如保赤子云云。何也。蓋
作經者。又發明孝弟慈人之本心。有是三
者。舉斯加彼。初無二致。但舉慈幼一端。以
見其理之實同。而非指名齊家之人。又推
慈幼之心。以使眾也。今考之。或問。又專就
使眾而言。與前注之說不同。何如。朱子曰。
此說甚善。舊亦疑所解有未安者。得此甚
快。由此觀之。引書之專言慈使。朱子已自

知其非。或問猶仍其說而不知改。何歟。
 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
 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
 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
 墜厥宗。亦是意爾。

朱子曰惟德罔小言其不可小也

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
 今日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
 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而后化。且

曰惟德罔小也

內適自修。而遽欲望人之皆有己。方僅免
 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為治其國者
 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
 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
 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
 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而有以責人
 固非謂其專務修己。都不治人。而拱手以
 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
 而脇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

文公文名松
字喬年號韋

齊之言曰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

芭山張氏曰有字就善邊說無字就不善邊說不宜彼此混說如韋齋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二句將無諸己有諸己顛倒換易語義便欠分明此所謂毫釐千里朱子不察何也小註玉溪盧氏傳會韋齋說非是

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

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爲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爲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卽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爲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卽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爲本蓋能強於自治

守無二字必
如此分屬善
惡方是
景即影古即
下景至晉葛
洪始加多

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
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
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
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
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
欲以其不肖之身為標準。視吾治教所當
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
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
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

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

名卿指范純
仁諡忠宣

人雖至愚。責人則明。恕己則昏。
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
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
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
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今日恕己
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己
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
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己也。乃

忠恕
景至晉葛
洪始加多
下景至晉葛
洪始加多

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其
 意但為欲反此心以恕於人。則亦止可以
 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
 夫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
 其為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為主。一以自治
 為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
 深察而明辨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
 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鄧暉。不能力陳大
 義。以救其失。而姑為緩辭以慰解之。後漢書

鄧音質暉委
 反

暉傳。郭皇后廢。暉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
 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
 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
 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暉善
 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是乃所謂不能三
 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年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歎。而齒決。是暉者。
 光武乃謂暉為善。恕己量主。則其失又甚
 遠。而大啓為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
 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
 至於此。可不謹哉。

此非訓詁
 有裨名教之
 言

問如心為恕。朱子曰。如此也。此自家心上
 推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此

而推之便是恕。○問范忠宣以恕己恕人此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連下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蓋裁恕己便已不是若橫渠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恕是推去底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己不當恕字

卓菴張氏曰朱子駁正邳惲語甚確愚讀蘇洵諫論與諷少直深以為為不然人臣進諫惟引君當道耳諷直所不論也事關名義雖死且不恤何取於諷唐德宗欲再相盧杞陳京趙需力以死爭宋光宗不朝重華宮陳傅良痛哭於庭安在直可少乎必以諷為善則長惡遂非如惲之於光武者比比害可勝道哉

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

既依瘵反

言必引詩蓋取其嗟歎咏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為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為用

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

新安陳氏曰所引詩見大雅思齊篇孟子嘗引之集註云御治也於御字無音詩傳云御迎也於御字音牙嫁友當依集註如字讀

卓菴張氏曰復引三詩雖別無發明然道同德一處古今皆然正見君子不可越家而教國也三而後字與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兩句互相發明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

為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眾心之所

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

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

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為言此章又申言之

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

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

人之所以為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

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

蹈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

以上詳說有以化之

以上詳說有以處之

父章微之

范如圭喻卷父章齋之友

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為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莊子人間世篇：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社櫟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賈誼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量權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前此

諸儒蓋莫之省，而強訓以挈，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旁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存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

以上詳說有以化之

合處心制事
說內外兼盡

者也。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

疑牛代父

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繫知。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為守。則易尉。而為尉。則陵守。王肅之

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己。

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

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慎默由居二千石中最高為酷暴驕恣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令必陵太守奪之治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魏志王肅傳肅太和中拜散騎常侍肅字子雍東海郡人史評曰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推其所

合處心制事

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為亦將何所不至哉。

格菴趙氏曰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物格知至者能燭理則視眾人之心猶一心而明絜矩之義公則一致私則萬殊意識心正者能克己則以一心為眾人之心焉蓋絜矩之道

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己者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擴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充擴不去則天地

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旁以此度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

參音森參商
一星名盾食
允反

雖庭除之內，跬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片言恕者，又必以忠爲本，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

朱子曰：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

芑山張氏曰：意雖公而事則私，一句有病。畢竟意有不公，故事不能無私。春秋誅意之法，以此。

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爲推己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爲一說。若有不能相通焉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準，胥教誨。

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己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爲異說哉。

格菴趙氏曰。嚴密精詳。所以爲廣博周遍之地。治內者。疎略苟簡。則治外者。雖欲廣博。周遍得乎。

曰。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

之迫。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爲己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氏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

三山陳氏曰。父母之於子。其所好惡。無有不知者。體氣同也。至於民之好惡。其君常有所不知。無他。制於形體之異耳。能絜矩則能以民之心爲心。而可以父母斯民。民亦父母之矣。

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

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己徇私
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爲天下僂如桀紂
幽厲也

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
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
爲天下僂而失衆失國矣

曰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
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
也德卽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

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

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
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
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
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大
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

卽國語

曰王

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
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
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

此條與集註
同無深義

亦悖而出鄭氏以爲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

曰前旣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爲耳可不謹哉

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媚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邪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於貨之盜則罪不致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

之情則一。令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為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己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魅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為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逆之為屏，何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為遵，以屏為迸，則其證也。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

措得宜也

卓菴張氏曰：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示不善者之當退。如此其遠，非謂罪下於殺人。姑以流放為寬政也。舜誅四凶，稱殛者一，而流放竄居其三。論其輕重，伯鯨之罪，豈遽浮於驩苗乎？然舜於驩苗，則竄之於鯀，則殛之。後世槩以誅稱，不復分別者，其迹雖異，而法則同也。況媚嫉之人，妨賢病國，流禍後世，其罪豈復下於殺人之盜哉？朱

子泥看流放二字。遂謂媚嫉之罪。不至於死。亦可謂失輕重之衡矣。
芑山張氏曰。惟仁人放流之三句。一串事。屏諸四夷二句。正是放流之實。非放流尚寬而屏四夷獨嚴也。朱子然又念夫一轉更推深一層。非本文語意。

曰命之為慢與其為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求矣。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鄉背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為先後。

鄉許亮友

之法以

像皆其友

況於此等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曰好善惡惡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仁之人阿黨媚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
 曰忠信驕泰之所以為得失者何也。曰忠

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

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子貢問政，夫子以足食爲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爲國者以利爲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

害以爲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

之說。

呂說見章句

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箕歛，前漢書陳餘傳秦爲亂政外內騷動百姓罷赦頭會箕歛以供軍費厲民自養之云哉。

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

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
 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禍以崇貨也。然
 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
 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
 財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
 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
 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
 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
 事不終，是將為天下僂之，不暇而況府庫

商紂德宗足
 為後世戒

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

而起鉅橋鹿臺之財。

史記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鉅橋

之粟百姓怨望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兵敗紂走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自焚

而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

唐書陸贄

傳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為今師旅方殷遽私別庫恐羣下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給軍賞即撤
 其皆以身發財之效也。

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雞豚牛羊，民
 之所畜養以為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

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

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史記公儀休為

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

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西漢書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予之齒者，

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勤

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皆絜矩之義也。聚

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

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

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

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

蒲，事見論語公冶長篇而直斥其不仁，以丹求聚斂

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

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

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

三山陳氏曰：織蒲亦儉矣，而君子疾之以其主於利也。丹求之聚斂，未必有後世培

克之事，但聚斂藏於季氏之家，而不能布之於下，則聖人疾而欲攻之，況剝民力以

沮當葛友

明此義章句已

去一字
桑弘羊楊慎
稱朱子以在
宋廷謹故各
去一字

自富者乎。西山真氏曰：近世所謂善理財者，何其儉乎？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斂日興，不知皮將盡而毛無所附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邀倍稱之入，不知朝四暮三之無益也。孟子曰：我能為君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

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

朱子曰：只萬物皆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也。利便是義之和處。

曰：此其言蓄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

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張氏存中曰：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漢武帝朝為治粟都尉，領大司

農盡筦天下鹽鐵後為御史大夫昭帝朝
與燕王旦謀反坐誅○宇文融辯給多詐
唐玄宗朝為覆田勸農使擢兵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又兼稅地安輯戶口使拜御史
中丞有司劾融交不逞作威福貶平樂尉
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錢巨萬給事
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崑州道廣州惶
恐而卒○楊慎矜唐玄宗朝為御史知雜
事後授御史中丞以蓄讖緯妖言賜死○
孔僅漢武帝朝為大農丞領鹽鐵事後為
大農令○陳京事唐德宗帝討李希烈財
用詘京為給事中與戶部侍郎趙贊請稅
民屋閒架籍賈人資力以率貸之後以事
罷為秘書少監卒○裴延齡唐德宗朝為
司農少卿領度支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
帝幸延齡資苛刻專剝下附上時人側目
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陸贄字敬之言曰

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
傷其本傷則枝榦凋瘁而根柢蹙拔矣呂

正獻公呂公著字晦叔諡正獻之言曰小人聚斂以

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
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
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
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
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

善理財者指
王安石

當知其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兩澤夏澇則秋旱此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有以言利媒人主者其尚以大學此章之旨與三君子之言察之

王溪盧氏曰。聖賢千言萬語。其論道只在過人欲以存天理。其論治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

卓菴張氏曰。能過欲存理。自能進君子退小人。治又本諸道也。故曰有天德。然後可語王道。

曰此章之文。程子多所更定。而子獨以舊文為正者。何也。曰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則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

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閱見層出。有似於易置而錯陳耳。然徐而考之。則其端緒接續。脈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為人深切之意。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為兩節。則其界限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

卷之三

辨羅漢存論而意初起又不至此不即不
 其以辨羅漢自故至器畫故兩時四共界
 又自羅漢存論而意初起又不至此不即不
 辨羅漢存論而意初起又不至此不即不
 其以辨羅漢自故至器畫故兩時四共界
 又自羅漢存論而意初起又不至此不即不
 辨羅漢存論而意初起又不至此不即不
 其以辨羅漢自故至器畫故兩時四共界
 又自羅漢存論而意初起又不至此不即不
 辨羅漢存論而意初起又不至此不即不
 其以辨羅漢自故至器畫故兩時四共界
 又自羅漢存論而意初起又不至此不即不
 辨羅漢存論而意初起又不至此不即不
 其以辨羅漢自故至器畫故兩時四共界

